

淮南子

冊六

淮南子卷十八

漢涿郡高誘注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所爲行知所之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之前而不輦錯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天下而不窕是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蟻蠆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

煙焚

突竈突也突音式鉞切

達吉按突隙當作突隙字異

堯戒曰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

蹟蹟也達

達

吉按各本皆作蛭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爲是

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

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

劇惓

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帝時醫黃

夫禍之

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

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

以其知規慮揣度

揣商量也

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

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

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

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

莊王敗晉荀林父之歸師於邲邲河雍地也

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

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

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

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醜有垢谷後有莊邱名醜荆人

鬼

好事也

越人機

機祥也

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

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

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

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

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

繼屈也

威服四方

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

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

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

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

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

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

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

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

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

霸天下張武智伯臣也禽于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

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

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

霸天下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

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

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

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

魯國

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

重罪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族

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

而伯頤

伯頤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

門者止之

曰天下探之不窮

深不窮言

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

逐揚劍提戈而走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

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

袂袂也

出之

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

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

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

罪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爲傷者戰鬪者也不此所

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而反利之者也

何謂欲利之

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

晉人厲公也

恭

王傷而休

晉人射恭王中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

酒而進之

豎小使也陽穀其名也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

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

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

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

不穀不謙以自稱也

人所恃者司

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

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

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

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

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

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

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

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

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

攻中山

樂羊文侯之將

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

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

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

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

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

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麀

孟孫魯大夫

使秦西巴持

歸烹之麀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

歸求麀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

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

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一覺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

不得入魏也

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功

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

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

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於天下求地

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

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

侯諸侯必植耳

植耳竦耳而聽也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

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

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

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

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

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

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

五品不慎

達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

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妻之辨

達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

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

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

足故三后之後

謂夏殷周

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

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

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

名趙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蔡

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

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

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

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年

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

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

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

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

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當此

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

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

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

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

人有善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

福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居數月其馬將

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

塞大出

丁壯者引弦而戰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

近塞之人

達吉按太

塞平御覽作

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

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

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

陽騶

或曰高陽騶宋大夫

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

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

高陽騶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

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

均高而後

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

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

賓客

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

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

害子入

亦無害子齊臣

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

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溫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

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

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

柰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

不厭忠信無

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

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

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

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

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

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

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

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

木而處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

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

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

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

潛行

伏行

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
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
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
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
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
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
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
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